

俄羅斯兵火

譯塵逸 著夫約維洛索

行印店書華新南中



俄 羅 斯 永 兵

譯 盧 逸 著 夫 約 維 洛 索

目次

軍醫院裏	一
作大事去	四
在途中	九
到前線去	一七
第一次戰鬥	二三
在溝壑中	二六
從西方來的「容克」機	三五
朋友，永別了！	四一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	四五
「一二四二菲珈」火車頭	四九
路被截斷了！	五三
瑪露霞底眼淚	五七

『菲珈』，幹哪！『菲珈』，撞呵！	六二
路過鄉村和鎮市	六七
夜間	七四
偵察	八〇
棕色王子	八七
鐵鎗害了他	九四
軍事計謀	九九
襲擊	一〇五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底功績	一〇九
我們軍隊開始進攻了	一一三
宣誓	一一五
好朋友	一一九
考驗	一二五
吉洪·斯比里道諾維赤的罪行	一二二
最後一夜	一三九
瑪露霞的被難	一四二
劊子手們逃跑了	一四五

在渡口·····	一四九
不平衡的戰鬥·····	一五五
伊萬·尼古林名垂不朽·····	一六〇
前進，到西方去！·····	一六七

軍醫院裏

海軍醫院底總醫生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安古金諾夫，在每次診視伊萬·尼古林的時候總是讚歎道：

「嘻，真是天生的健將！力氣有多大啊！」
他總喜歡把尼古林的光背狠狠一拍，說道：

「真響！像撞鐘聲！」

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很喜歡強壯有力的人。他之所以愛重尼古林，除此以外，還有另一個原因：據他看來，這位常過頓巴斯礦工的水兵就是醫學萬能的一個活證據。

在一個月之前，當把尼古林送到該醫院的時候，值日醫生失望的說道：

「不行了。頂多活不到兩天。真也奇怪，怎麼竟能送到了。」

當時這位水兵的傷勢確實不好。全身都是子彈和炸片的傷口，甚至已經不會呻吟，面已發青起來了。這種面色是醫生所熟悉的。

把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請來了。於是在這個四肢挺直，氣息奄奄的尼古林跟前就開始了他和值日醫生間的爭論，甚至變成了小小口角。

『我告訴您說，可以治好！』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生氣道。『您看看他的胸脯，看看他那大胳膊上的筋肉！簡直就是大力士麼！我們若連這樣的人也醫不好，那我們還有什麼用處？只好到廚房裏去削土豆吧！』

『可是血已經出那麼多了！』值日醫生說。『肺也打穿了……沒有希望。』

『我不許您說這話。在我醫院的醫生應當相信自己才對！』

『莫非要違背智力，抗拒科學不成？』

『不對，這正是憑藉智力，憑藉科學。醫生不崇信醫學，那就不是醫生而是個馬虎虎的皮匠了！』

『請你不要……』值日醫生生氣了，挺直身子，扣着外套的上扣子說。

『夠啦！』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也挺直身子，森然命令式的截住了他的話。

『我預告您，要遵守院規，不許反駁。這個傷員由我親自來醫。請您吩咐人給我預備好注血桌子就行了。』

這真是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下了個大賭。他大冒其險的以自己的威信，以自己的職業名望作賭。不過，在海軍中服務（雖然是在非戰鬥的醫務部隊裏服務）確實鍛鍊了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底性格——他有了新穎純潔的海軍特質：不逃避危

險，不怕困難，既然賭就賭個痛快，既然冒險就不要瞻前顧後……

他居然賭贏了！當他拿着準備隨時動用的樟腦藥和注射針，在尼古林床前一直坐到天亮的那一緊張困難之夜，是使他終身也不能忘記的。水兵有時動彈，有時囁語，有時呻吟——這是在他的雄壯身軀中進行着拚命鬥爭。他的心房有時一息，幾乎停止了，——這時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就趕緊給以幫助。打了藥針之後，稍微安靜一下，然後櫥體內的鬥爭又開始起來。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屏息靜氣的注視着，只怕稍有遺誤……『可恥的東西，白白試探吧，反正不叫你弄死他！』——他咬牙切齒的咕囁道。

到天亮的時候，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這番苦心就獲得報酬了：他那聽覺敏捷的耳朵聽出了水兵的頭一聲安靜呼吸。

尼古林睡覺了。

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也向籐椅上一躺，合上了眼睛。他累極了，覺得口乾頭昏。可是在他這種極度的疲憊中却在內心的深處湧現着至高無上的快感。他高興的站起來，輕快的伸張了一下，兩手捂到了後腦上。於是鏡子裏映出了他的乾枯面容，強悍的下巴頰以及硬挺挺的斑白短髮。『謝爾格，你真行！』他對着鏡子低聲自語。『今天可以值得叫人誇獎了！』

他走到窗前，把窗簾一拉。庭園中拂曉時的清爽新鮮空氣，迎面撲來。太陽初

昇，凝得樹梢通紅，聳高的雲際漂漂盪盪，漸漸變成了金色。園中一切都甦醒了，樹林中的雀鳥啁啾、跳躍，以歡迎正在昇起的慈祥、熱烈、給世界帶來光明與生活的大太陽。

作大事去

尼古林的傷，很快就見好起來。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極熱心關懷他的健康，每隔一天診視一次，每次都要更加用力，更加高興的拍拍他的光背說：

「真響！像撞鐘聲！體格多好，我就佩服這樣的體格！」

過了一個半月，尼古林開始到庭園散步了。又過了一個月，有一天清早，他竟然走到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的辦公室去。

「出了什麼事情？你說吧，我聽着。」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說着就把筆擱下了。

「我再不能蹬在這裏了，」尼古林說。「夜裏睡不着覺。若是我命該死在德寇子彈下面的話，我就應當去，我認為去是對的。不然，若是老在這裏，也會因失眠而死掉的。」

「啊——哈！」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拉長喉音。「我懂了，問題很明顯……」

不要害怕，睡不着覺是不會死的。我給您開幾包安眠藥，到睡覺時吃了就行了。」

『我不需要吃藥！』尼古林請求道。『還是讓我出醫院好了。我到前線上去把傷養好。在這裏的確再耐不住了。心裏真像着火一樣。』

『哎呀，真可憐！』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略帶開玩笑的口吻說。『又是失眠，又是心痛……那就是殘廢了，只好完全退伍吧。』

他又馬上一瞪眼，喊道：

『行咧，不用多說，誰什麼時候出醫院，我自己知道，還用您教，往花園去散步吧！向後轉，開步……走！』

從此以後，他倆之間的這種談話在每星期都復演着。尼古林懇切請求，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堅決拒絕。

尼古林頗感愁悶，覺得那些在他以後進院而現時還躺着的同志們，都好像暗地說道：傷已經養好了，能走能動，飯量頂三個入吃，可是還不想回到前線去……伊萬·尼古林是很知廉恥的人，這種推測確實使他忍耐不住。

宇宙間什麼事情都有完結；伊萬·尼古林的愁悶也到了盡頭。終於到了這樣一天：他脫下病人穿的外套，穿上自己的海軍襯衣，套上由于彈穿了許多洞而又經細工縫補了的舊制服和撒腿的黑色制褲。他從今天起，再不歸醫生和侍候人管轄，而已經屬於前線，屬於海軍了。

路費、車票、文據都已經裝在衣兜裏，行路食品也都領到，可以起程了！火車頭的汽笛一響，輪子將喀喀喀的轉動起來。火車將載着伊萬·尼古林閃過已呈秋色的樺樹林，轟轟隆隆的馳過凹地，穿破晨霧，往前奔馳，越來越接近砲火薰人的戰地。這裏，只有這裏才是尼古林立足之地，只有這裏才能安定他那那赤熱的心情，在這裏他將看着當下所打中的弗利茨眼坑而自語道：『伊萬·尼古林，你這樣活着才是對的！』

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爲要與尼古林送行，特將他請到自己的辦公室裏。

屋角間的無線電輕輕響着，太陽光經過窗子照到光亮的地板上，桌上擺着一瓶紅酒，陽光透過酒瓶射到桌子上，映得桌布像透明的珠砂一般。

『尼古林，請坐下，』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說。『可惜我們要離別了。』尼古林坐下。他因醫生這種關照而忐忑不安，於是暗聲答道：

『是的，要告別了。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這有什麼辦法，——戰爭……』
『這固然是對的，』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回答。『可是總覺有些難過……你
是由我醫好的，我給你開過刀，綁過傷，用過各種各樣的藥品……』

『謝謝，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尼古林說。『難道我不懂得，若是沒有
您，我早就死掉了。』

『唔，把您這樣的大力士收拾掉，是要費若干功夫哩。呵，好吧，乾乾杯慶祝慶

祝我們的再會吧。」

他向尼古林面前推了推蘋果盤，替他放好酒杯，然後拿起酒瓶，可是忽然又停住，思索了一下，說道：

「還有件事情，我想先給您照個相，留作紀念，好不好？您不反對吧？那就請您坐到窗戶跟前來，這裏光線好些。」

他從書櫥裏拿出「徠卡」照相機，把尼古林的正面，側面，自上至下，照了又照，直把一捲底片照完了。

「好，現在請到桌前坐下吧！」

喝了第二杯以後，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拿出一盒「頭等」牌香煙，遞給尼古林，說道：

「請您帶到路上去吸。吸的時候可以想起我來。可是吸完之後，也不要忘了我。」

尼古林的嘴唇一顫。

「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他帶着反駁的口氣說道。「難道我像弗利茨一樣忘恩負義嗎？我是俄國人，俄國人是不會忘恩負義的。」

他的臉紅了。隨後從衣兜裏掏出一個刻得很漂亮的小煙嘴。

「我已經想了好久——想送點東西給您作紀念。我本想刻個煙斗——我是刻煙斗的好手。可是這非要黃楊根不可，這裏哪能找到黃楊根呢？所以我就決定先給您刻個

小煙嘴，而煙斗就算我欠着。我若是陣亡不了，戰後回到高加索，找到黃楊根，一定刻個煙斗親自給您送來。」

「謝謝，」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說。「好，那我們就要告別了。」

他倆擁抱起來，連連接了幾個吻。

「尼古林，祝你一路平安。在前線上要珍重自己，要當心敵人的子彈，不要亂碰。白犧牲了有什麼意思？」

「很對！沒有意思，又不光榮。」尼古林贊同說。「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請您不要爲我擔心，我不會白白死掉。我還要活着，我並不是隨隨便便到前線上去。我是有計劃的。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我還有一句話報告您，就是我無論是死，無論是活，然我作的事情，您總會知道！這是我的海軍軍人話！」

於是就分手了。

過了有十五分鐘，那個值日醫生來到總醫生的辦公室中，看見桌上擺着酒瓶和酒杯，這在大清早晨是覺得非常驚奇的。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解釋道：

「這是我同尼古林辭行哩。我送他到前線去……」

他噓了口氣，又說道：

「小伙子作大事去了！」

在途中

水兵不喜歡單獨旅行，而且也不會單獨旅行；他們一離開那些穿短制服和戴無遮沿帽子的親近同伴便覺得寂寞，沒有人可以來共同回憶一下喀琅施塔得和塞瓦斯托坡里的一些熟識人，談談軍艦上的事情，痛痛快快的打打骨牌了。

尼古林進到自己的車箱裏，從這頭走到那頭，可是在乘客中一個水兵也沒有看見。他很寂寞的坐到一個小窗跟前。

當火車進站速度剛一減慢的時候，尼古林便跳到站台上，隨火車走着，一心希望遇見自己人。他也真有運氣：遠遠就望見了一個紅色水兵。

「你好！」

「啊，朋友你好！從哪裏來，到哪裏去？」

海軍們見面後，並不需要多少時間，五分鐘後就熟識，十分鐘後就成了朋友。在打第二次開車鈴之前，尼古林便已完全知道了自己這位新朋友的一切來歷；他姓克雷洛夫，名瓦西里，住過軍醫院，現在是回黑海陸戰隊去。

「喂，瓦龍（註），好朋友，你拿着行李我們同上一輛車吧。」

（註）瓦西里的簡稱，是表示親熱的意思。

到下一站，他倆出去散步，又遇見了三個人：瓦西里·克列甫曹夫，菲里普·哈爾琴科和查哈爾·福米喬夫。每當有五個水兵開始在某個車箱中打起骨牌來的時候，則其他車箱上的水兵一定也都會湊到這個車箱中來。果然如此，不多時，搬到這個快樂團體中來的，首先就是尼古拉·如科夫，隨後就是謝列布良科夫和孔諾瓦洛夫，往下，尼古林就來不及數了。在每一站都有戴無遮沿帽的人到車門口來問道：

『我們的海軍軍人是不是在這輛車上？』

『在這裏！』都齊聲答道。『下錨吧（註）！』

於是這樣下錨下錨，很快就集成了半車箱人。

尼古林高興說道：

『嘻嘻，我們現在可以編成一個完整的艦隊了。』

『足夠！』福米喬夫應道。『已經有二十四個人。整整一組。』

『不行！』克列甫曹夫說。『不是整個的。二十五個人才算整組哩。還差一個人。』

車門開了，好像是在回答克列甫曹夫一般，第二十五名水兵應聲而進。此人一見這多穿短制服，戴無遮沿帽子的人便說道：

『唔！難怪我一心想到這個車箱裏來呢，原來是聞出自己人的氣味來了……』

（註）停下的意思，是海軍下錨停泊的慣稱。

看這個人的樣子有五十歲了——鬚角蒼白，鬍子已成了銀色。他的裝束也適合他的年歲，一點也不帶孩子氣，而是很莊重、很完備、很周到的：右手提着一隻箱子，左手拿着一把大茶壺，還背着一個裝得滿滿的行軍囊。

「噢嚇！汗出透了……」他說着，就在下層睡床上與孔諾瓦洛夫並排坐下，「孩子們，好吧！」

「好，老伯伯，你好！」尼古林答道。「老伯伯」這個字來得真是敏捷恰當，以後大家就都如此稱呼這位老水兵——再也沒有另外的稱呼。

老伯伯揭開茶壺蓋，開了開水氣。

「不錯。這還是上車以前沏的茶哩，」他解釋道。「我想讓它泡一會，好到車裏馬上就喝。喂，孩子們，拿茶碗來吧！」

老伯伯把各人的茶杯都斟滿之後，又解開行軍囊掏糖，先掏出一塊，只爲自己：這是他儉省慣了。但周圍滿坐的都是水兵，都是自己人！……老伯伯躊躇躊躇的向各位紅色水兵望了一下，於是海軍的特性，畢竟在他的心靈上超過了儉樸的慣性和其他一切情感。他哼吟了一聲，便從行囊中掏出整包糖來，倒在報紙上，分給每人各一塊。誰也不願落在老伯伯之後，於是有的開自己的小提箱，有的開自己的行軍囊，有的開自己的軍用袋：這個拿出肥豬肉，那個拿出乾香腸，第三個拿出牛奶乾，第四個拿出餅乾。

當喝完茶的時候，尼古林便把謝爾格·德米特里也維赤送給他的一盒「頭等」牌香煙拿出來，由一人遞給第二人，傳遞了一遍，二十五個人，恰好二十五枝煙，沒有輕慢一人。

……他們就這樣馳進着。根據共同的默認，尼古林就成了頭目。老伯伯經管給養，在這工作中顯出了他是個善於購買的能手，懂得每種貨物的成色，在購買東西時，寧願成批的買；若買煎魚，索性就買四大煎盤，若買雞蛋，索性就買它一百個，若是買蘋果或李子，索性就連筐買來。哈爾琴科和孔諾瓦洛夫因走路最快，就專門提開水。克雷洛夫的工作是保管車票，他把大家的車票收存在一塊，以便給閱票員檢閱。關於這個瓦霞·克雷洛夫還得另講幾句。他有一種特出的天才——很容易結識少女……當火車還沒停穩的時候，而瓦霞却已在站台上了。過不了三分鐘，便已同車站上那些出來遊玩的當地少女們笑談起來，再過五分鐘就從衣袋裏掏出鉛筆、小本子寫通信地址。到第七分鐘的時候，汽笛已響，火車開動時，瓦霞才跳上火車，用自己的無遮沿帽子在窗戶口向外搖擺，一直晃到火車走到信號桿跟前為止。

水兵們都笑他。最使瓦霞難爲情的就是那個愛搗亂的滑稽家——如科夫。他裝着憐憫人的樣子，搖頭嘆息道：

「哎呀，瓦霞，瓦霞，我真可憐你。我看你是免不了要支付撫養金了……」
克雷洛夫臉上緋紅，生氣道：